

解救被困缅甸的中科院博士

12万赎金转账失败后，家人已经很难联系上张实。他们急切想知道，身陷缅甸妙瓦底的他现在怎么样了？

2022年，在中科院某植物园做科研的张实，决定出国。女友杨阳回忆，当时男友炒币欠了些债，想去东南亚做翻译，赚钱还债再结婚。

从厦门经香港抵达曼谷，后转至泰缅边境的湄索再坐车到缅甸，等张实发觉不对劲时，他已经失去了自由。

一年来，家人陆续收到他的消息，都是报平安。直到今年5月底，他再次发来信息，已是让家人筹集赎金。

姐姐张红记得，那段时间弟弟的电话打得很频繁。她说，自己被人卖给了现在的公司，因为没有做出业绩，他被要求赔偿损失。

在电话里，张实说，他每天被监视着工作18个小时，逃离遥遥无期，他希望家人可以救他出去。

张实来自山东农村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，家人和女友勉强凑齐赎金，在转账的过程中，账号被冻结。他们已向警方报案，目前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。

受困

得知张实要出国时，女友杨阳有些意外。

张实从农村考上吉林大学，一路从中科院的硕士念到博士再到荷兰留学，最后做科研。这条路不容易，似乎也顺理成章。

在杨阳眼里，张实喜欢做研究，做事也很有主见。只是性格有些内

向，平时很少跟朋友交际。

他们分别在两地工作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有近一年没有见面。杨阳劝说男友，留在国内。但张实说，去东南亚做翻译，工资高，底薪就有一万五，做得好的话，有四五万一个月，他出去一两年就回来。

杨阳记得，张实当时跟一个中介联系了好几个月，反复了解、核实，最后才确定出国工作。但后来发现，那个中介骗了他们。

出国前，张实忙着办理护照、签证，在老家待了半个月。张红回忆，弟弟告诉她，他是去泰国一所大学教书，让她不要担心。

张红说，自己也不太懂，所以当时没有问他太多。

去年8月12日，张实启程出境，中间辗转了香港、曼谷等几个城市。杨阳记得，有一晚张实是在机场睡的，她在微信上聊起来说，“好难过，背井离乡的”，男友回说，“这有啥难过的”。

8月14日，张实从曼谷去到湄索，这是泰缅边境的一座小城镇，隔着湄河与缅甸相望。16日，张实由湄索坐车到了缅甸妙瓦底。杨阳说，当时她收到张实的信息，说不想去缅甸，那边不安全，但是他已失去了人身自由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，被地方武装组织控制，成为网络诈骗的大本营。近年，中国警方加大对跨境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，通讯网络诈骗窝点从金三角、缅甸北部等转移到妙瓦底。

今年5月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消息称，多名中国公民被以“高薪聘请”为由诱骗偷渡至缅甸妙瓦底地区，被要求从事通讯网络诈骗。中国驻缅甸使馆接到求助信息后，协调缅警方开展营救，成功解救被困人员。

消息称，中方正与缅甸等方面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依法打击不法团伙。

杨阳记得，张实到达妙瓦底的第一天就告诉她，进园区后，他不能用手机了。后来，他找了一个中间人，让女友加对方微信，有事跟那个人联络。

在微信里，张实还告诉她，他刚到要熟悉一下环境，要上培训课，也不能带手机。

过了几天，张实被安排上岗，他跟杨阳联系说，自己暂时出不来，门口有人拿枪站岗。他必须要跟对方签一年期的合同，到期后才能被放出来。

杨阳回忆，张实用的是中间人的手机跟她联络的。他说那里是封闭式管理，除了管得严一点，没啥安全问题。但杨阳回想，“应该随时都有人监控他。”

此后，张实基本每周都会通过skype或者电话联系女友或家人。

张红说，他在电话里会问到家里的情况、父母的身体状态。他告诉张红，自己在外面工作和生活都挺好。那时候，张红一直以为他在泰国工作。

但张实告诉女友，他被迫扮演某个“人设”，跟外国人聊天进行诈骗。杨阳说，她很担心男友，但又不确定他的情况，只能期盼一年后合同到期，他早点回来。

弟弟

从小到大，因为成绩好，张实一直是家族的骄傲。

他出生于1989年，比哥哥姐姐小十几岁。姐姐张红说，家里负担重，父母年纪大了，母亲瘫痪在床，哥哥姐姐都没有上过大学，张实一直不想让家里人操心。

哥哥张浩回忆，弟弟上大学后常拿奖学金，包括后来出国读书，都没怎么花过家里的钱。2017年1月，张实申请到为期一年的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留学机会。

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，张实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做博士后。师妹黄佳记得，张实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，十分投入。当时他建立了一个实验室，黄佳跟着他学习，他也毫无保留地把所知教给他们。

黄佳说，读博士后期间，张实发表了两篇SCI论文，申请了三个基金项目，还建立起了一个实验室。

在杨阳看来，张实是个单纯的人，他一直在学校念书，社会经验比较少。张实曾跟杨阳表露，在植物园的工作比较清闲，他其实更想留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或者其他高校里做研究，但是因为资质不够，最终没能留下。

结束博士后研究后，张实离开了安徽，自此也跟女友分隔两地。

不知道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他经历了怎样的波动。家人后来回忆，张实可能各方面压力比较大。哥哥张浩说，母亲偏瘫二十多年，生活无法自理，父亲也已经七十多岁了。张实生活节俭，却很孝顺父母，不时会给父母打钱或帮他们买药。

张红记得，弟弟跟她提到过，现在的工作工资比较低，父母年老体衰，他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纪。

失联

接到弟弟让筹赎金的消息，张红一下慌了。

那段时间，张实隔几天就会打电话过来催。张红回忆，今年6月，因为跟家里人联系太频繁，诈骗公司怀疑张实是卧底，把他关进了小黑屋，没收了手机，还调换了他的工作

地点和岗位。

张红手足无措，不知道是否应该交赎金。她到本地的公安局报警，对方告诉她案子发生在境外，他们在想办法，并告诉她不要交赎金，否则人可能回不来，要尽量拖延时间。

一开始，张红张浩姐弟不敢告诉父母，但他们还是知道了。后来，一家人决定交赎金，“不交弟弟怎么办？”张红说，她和二弟，以及弟弟的女友，三人每人出了一点钱，最后筹集了12万元。

考虑哥哥姐姐读书不多，张实让他们把钱打给女友，再由女友转账到境外。杨阳回忆，起初诈骗公司让她把钱打到张实的支付宝，但一直转账不过去。后来，对方又让她把钱换成数字货币转过去，但她不会操作。

直到7月底，杨阳在转账的过程中被冻结了账号。张红称，报警后，他们暂未收到进一步消息，想通过媒体寻求解救办法。

据央视新闻报道，8月15日至16日，中国公安部、泰国警察总署、缅甸警察总部、老挝公安部在泰国清迈联合举行针对本区域赌诈及衍生的人口贩运、绑架、非法拘禁等犯罪的专项合作打击行动启动会。各方决定，在泰国清迈共同建立专项行动综合协调中心，并针对赌诈猖獗的区域设立联合行动点，以更紧密的合作、更主动的攻势、更专业的行动，严厉打击本区域通讯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犯罪，坚决扭转人口贩运及绑架、拘禁等犯罪高发态势。

记者了解到，目前已有救援力量在设法营救张实。而让杨阳感到不安的是，张实回国后要如何面对这段经历，如何带着它走下去。

(为保护隐私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来源：澎湃新闻

那个做荷官的女孩再也没有回国

真实版《孤注一掷》，比电影更加黑暗

“人有两颗心，一颗贪心，一颗不甘心。”这句话出自近期热映的电影《孤注一掷》。该片讲述了程序员潘生、美女模特安娜被海外高薪招聘吸引，出国淘金，却意外落入境外诈骗工厂的故事。影片深刻揭露了通讯网络诈骗产业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黑暗世界。

《孤注一掷》中安娜能回国，很大程度上是遇到了心软的阿才——这个在诈骗团伙中心狠手辣的小头目，却因个人情感放了安娜一条生路，被网友称为“纯爱男神”。但在现实中，被骗到境外搞电诈的人还有机会重新来过吗？

记者曾深度报道过多起类似案件，其中不乏被骗到境外从事通讯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受害者。通过这些亲历者的讲述，我们也许能意识到真实的境外电诈世界比电影更加黑暗。

据方圆杂志

去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的赌场做保安，“一个月有两三万元的报酬”。

吴晓磊还迫不及待地把这个赚钱路子告诉了自己好友朱杰和李安安。朱杰和李安安虽然已各自成家，但家庭情况并不乐观。

朱杰和李安安二人听后很是心动，想着跟吴晓磊一同出国赚钱。当时，吴晓磊和李安安还没有办护照，出不了国。不过这名网友似乎很有能力，在得知情况后，很快就帮他们联系了组织偷渡的“蛇头”。

2020年11月13日，怀揣着到国外挣大钱的向往，三人开始了偷渡之旅。

在前往机场的出租车上，吴晓磊兴奋地谈论道：“美女荷官，在线发牌，坐在那发牌就能赚大钱。李安安是女孩，就去做荷官，几个月，我们就能赚到10万元。”

荷枪实弹的电诈公司

2020年11月15日晚8时许，吴晓磊、朱杰和李安安三人终于在云南一家汽车站等来了接应的车子。车上已满座，当坐着一批偷渡者，多数都是中国人。上车没多久，吴晓磊便抵挡不住睡意昏睡过去。等醒来已是凌晨，车子停在了一个树林里。

11月16日早上6时许，他们被转移到一个被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车里。沿途不知又换了多少辆车，最后三人懵懵懂懂被带到了金三角特区里的一幢大楼下。

看着眼前黄色的写字楼，吴晓磊有点傻眼——大楼有21层高，前后门都有荷枪实弹的保安站岗执

勤，赌场在哪呢？

吴晓磊感到隐隐的不安。之后，他们被带到宿舍，被没收了身份证。到了当天傍晚时分，写字楼里回来的人透露了一个信息——整栋楼都是做通讯网络诈骗的，他们被卖了……

凌晨1点，“公司”写字楼里灯火通明，每名员工面前都摆着五六部手机，而吴晓磊等人则在一旁接受“公司”主管的培训。

“你们的目标是海外华侨和中国留学生。”

“要好好与上钩的‘小鱼’联络感情，让他们投资我们的虚拟币平台……鱼儿上钩后，平台投资的具体事情让小组长接手。”

……

心软完不成KPI被毒打

为期3天的“突击培训”结束后，吴晓磊、朱杰和李安安三人便可以正式上岗了。主管把他们三人分到了3个不同的诈骗小组，每个组有11至12人，由一名业绩较好的老员工担任小组长。吴晓磊和朱杰在17楼，李安安则去了19楼。

每天的工作内容分三类：一是用Facebook、蝙蝠聊天、陌陌等聊天软件加3个好友；二是通过嘘寒问暖、网恋等方式与3个好友展开“热聊”，建立亲密的关系；三是让3个好友对“公司”运作的虚拟投资平台产生兴趣。吴晓磊被分到的小组目标是海外华侨和中国留学生，他每次都是用翻译软件随时翻译，才能勉强和对方聊下去。

由于诈骗对象主要是在美华裔，吴晓磊作息也变成了美国时间：

每天夜里1点上班，第二天白天11点下班。工作了两个多月，吴晓磊一单也没有成功。他离“成功”最接近的一次，是哄骗一名叫小美的华侨。当时小美即将把钱打入投资平台，但吴晓磊考虑了很久，还是删掉了小美的联系方式。

“我过不了良心这一关，她也是单亲家庭长大，打好几份工才挣了一点钱。”吴晓磊最终放弃了这一单。

时间一转眼到了年底，吴晓磊还是一无所获。当组长宣布小组成员业绩排名时，吴晓磊不敢抬头，心跳越来越快。

突然，小组组长拿过一旁的棍子，狠狠地抽在了吴晓磊的屁股上。一下又一下，吴晓磊疼得大声惨叫，可对方并没有停手，直到吴晓磊躺在地上无法动弹。

逃跑的人会被关进水牢

此时，吴晓磊萌生了回国的念头，但主管告诉他，想要回国必须交纳2.5万元的赎身费。主管还说，只要在“公司”工作满半年，就可以免交赎身费。想到偷渡出国一分钱没赚到还要倒贴钱，吴晓磊不甘心，决定再忍耐几个月。

可吴晓磊在“公司”的日子越来越艰难，其间，他想到过逃跑，但是几天后，“公司”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他的想法——有人逃出金三角经济特区后又被抓回来了。

老板在几百个员工面前，直接让逃跑的人跪在地上。四五个人一起打，那人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血溅得地上都是。那一天，吴晓磊做了一晚上的噩梦。

第二天，吴晓磊听说逃跑的人被关进了水牢。无意间，他还得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——这个人是因为业绩不好，被别的“公司”低价卖给老板的。此时，他才知道业绩不好的人会被当作牲口一样，从一个“公司”卖到另一个“公司”。原来主管之前所说，只要干满半年就可以放他回家极有可能是假的，吴晓磊开始慌了。

完不成业绩的吴晓磊依旧被打得厉害。2021年2月16日，吴晓磊和朱杰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家，当天，他便找到主管要求回国，并联系家人凑齐了2.5万元的赎身费。幸运的是，交完钱后，两人如愿被放出了金三角特区。

之后，他们联系了“公司”帮忙找的“黄牛”，花了1.5万元把自己送到警方处，辗转回国。吴晓磊、朱杰最终因犯偷越国(边)境罪被判刑。

那个做荷官的女孩没有回国

回忆在金三角度过的90多天的黑暗日子，吴晓磊至今还心有余悸。而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一起偷渡出国的三个人，只回来了两个，李安安在哪？现在过着怎样的日子？

吴晓磊只记得回国之前最后一次见到李安安，她说家里没钱，想干满半年再回国。但后来，吴晓磊听说即使干满半年也不能免交赎身费。

有网友说，电影《孤注一掷》中，阿才最终把护照扔给安娜的一瞬间，所有偶像剧情节都弱爆了。但折射到现实中，没有人会把护照还给你，更不会好心放走你，只会榨干你的剩余价值，把你卖到下一个犯罪集团。(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)

为赚钱，女孩赴境外做荷官

记者采访过一起由浙江省某检察院办理的真实案例。“90后”吴晓磊出生在浙江，因父亲早逝，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。2020年9月，吴晓磊在玩一款仙侠类游戏时，遇到了一名网友。

在得知吴晓磊失业在家后，网友主动透露了一个赚钱的方法——